



论何立伟《白色鸟》的诗化意境及浪漫反讽手法

□ 范涿莹（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归属于“反思文学”的《白色鸟》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上都极富诗境魅力，短中见奇。内容上，物象与人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意境朦胧，具有诗化、散文化的倾向与浪漫主义的格调。形式上，作品表面上展现两个“一黑一白”的少年在河滩边的休闲活动，实则不动声色地从人性的角度对极左路线进行反思和拨乱反正，以理性克制的笔调将两个少年的朝气蓬勃与当时所处的梦魇般的时代进行对比反衬，达到“反思”的强烈效果，由此建构了一个“浪漫反讽”的回环文本。语言上，内容的诗化也呼唤着语言的诗化，作品的语言凝练了“陌生化”的独特语言特性，达到了诗化审美意境。

【关键词】白色鸟；诗化；意境；浪漫反讽；陌生化

发表于1984年的《白色鸟》是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作品以极为诗化自然、温和克制的写法审视和反思“文革”，暗揭时代悲剧。本文通过对作品内容上的诗化意境、形式上的浪漫反讽、语言上的“陌生化”，来对其独特审美特性及主旨思维完成历史层面上的解构，展现作品极具魅力的诗情画意及其背后蕴含的荒诞讽刺的时代悲剧，并由此审视《白色鸟》这部“反思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度并不仅仅停留在“反观文学”的层面。

一、建构了朦胧象征的诗化意境

《白色鸟》中物象的自由和谐与人物的热烈跳动相互融合，共同构筑起朦胧的诗化意境，充满诗情画意，又暗含象征意味。“所谓诗意小说，起码有两种，一种不重故事而重情感抒发，如施托姆《茵梦湖》；一种不重故事而重心境的象征，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一夕三逝》。”在场景铺排和人物描写中，作者何立伟极力构造自然景物与少年人性的相得益彰之美，既体现难以抗拒的自然美，又丰满了实属难得的人性美。

在物象的描写上，作者极力构建一个明媚活泼的农村氛围。开头由远及近，动静结合，其中反复出现的“蝉鸣”，清新自然的“野花芳香”，粼粼闪闪的流水，活蹦乱跳的鱼虾，远处飘荡的白帆，雪白美丽的水鸟，展现出一幅清新自然、和谐美丽、朦胧诗化的风景画。最能凸显主旨的“白色鸟”呈现着自然美，美丽安详，自由自在，浑然天成，渗透灵气，意蕴丰富，

是作者精神的折射，寄寓和象征着那个年代的理想追求和美好向往，以朦胧虚化的手法，从侧面对比那段沉重的社会历史。而随着斗争会“锣鼓声”的吹响，两只水鸟“悠悠然悠悠然地远逝了”，正象征着“文革”对理想追求和美好向往的破坏。作者对环境的塑造和氛围的描写极富诗意，极具“诗化”和“散文化”的倾向。

在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象征化的手法书写模糊叙事，并展现了普遍的人性美。作品没有对故事的人物、地点等进行刻意强调，而是企图通过一种“模糊化”的叙事来达到诗性意境的表达。同时，作者通过对这性格相异却又相辅相成的“一黑一白”的两个少年的塑造，是从正面展现普遍的人性真善美。但是，尽管作者对人物和地点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到其与沈从文和汪曾祺笔下相似的美好景物与纯真人性。同样出生于湘楚地域的何立伟不可避免地受到湘楚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所构筑的物象反映着湘楚传统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民情，如“扯霸王草”“捉金银蛇”；所状写的两个少年具有同翠翠和傩送相类似的纯真人性美，皆象征着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同样，在诗性的意境的描写上，《白色鸟》也与《受戒》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白色鸟》正是“在这种模糊的叙事中完成了一种更为朦胧的意境的书写，轻易地消解了小说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与真实时代背景的对照考量”，由此在朦胧的诗化意境中，以理性审视的态度完成了对时代进行反思的



任务。

何立伟赋予白色鸟以崇高的意义，但与充分浪漫化的“水鸟”不同的是，何立伟对自然的情感超越了功利，他在观察自然界的同时也联系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由此取代利益关联而形成情感关联。何立伟善于以代表乡村生活的动物来捕捉自然界淳朴的瞬间，如“蝉”“狗”“野蜂”“水蛇”“甲虫”“鼠”等动物，这些动物看似与水鸟具有相反色彩，但这正是出于何立伟对家乡的热爱，这种热爱带有作者的鉴赏判断，此时的自然美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作者主观上的内涵及情感，这种情感便超越了利益关联的功利性。

二、塑造了浪漫反讽的回环文本

《白色鸟》在营造诗化象征的朦胧意境的同时，不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层面，它以更高层次的“反讽”手法，对荒诞的悲剧时代进行审视和揭示，巧合无意地将德国施莱格尔所确立的“浪漫反讽”手法运用于作品中，“以冷静的、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展开观察和描述，却又蕴含着开放的、矛盾的、悖论式的对立”。作品并不刻意追求小说的叙事功能，未以情节的曲折来引人入胜，而是“基于作家最大限度的自由，以发挥其天才创造力，充分运用诗性反思”。作品以充满生动活泼的童趣的少年间的对话和活动铺开情节叙述，其表面上展现两个少年在河滩边的宁静快乐的活动，然而在这背后却同时进行着“锣鼓声”所代表的残酷的斗争会，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了讽刺的效果。作者何立伟不动声色地将两个少年的灵脱与外婆所遭受的痛苦进行反衬，引出对梦魇般的时代的批判和反思。作者没有追寻其他大部分的“反思文学”作品刻意注重情节的曲折性、将矛头激烈地对准时代及人物的做法，而是仅仅将这荒谬的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进行历史性的回望，以诗化象征的朦胧意境来对比映衬那个特殊的荒谬的时代，重新审视和反思时代的失误，由此建构了一个“浪漫反讽”的回环文本。

在这样的叙述和描写中，作品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没有衰减，它不仅仅停留在“反观”的层面上，而是达到了“反思”的境界。尽管作品中较大篇幅所构建的是朦胧象征的意境，作者也有意地将时代的荒唐予以模糊

化的处理，但最后的“锣鼓声”才是主旨所在，由此在历史的层面上对时代的荒唐和弊病进行深刻的反思，构造“浪漫反讽”的回环文本来解构时代。

实际上，在“锣鼓声”响起前，作品中已有不止一处的伏笔暗示外婆即将遭受的痛苦。如“却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声音好大。”“平日的下午，外婆一定逼他睡午觉，一定不许他出来玩。然而今日全变了。”外婆的反常表现，正是伏笔的重要载体。伏笔的出现，使得故事朝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方向发展，在诗化浪漫的境界塑造中，最终以锣鼓声打破诗化，形成“反讽”的作用，由此从人性的角度来讽刺和反思“文革”的极左路线带给人的伤害。

水鸟的出现与消失，分别寄寓着美好的虚幻性与时代的荒谬性。充满浪漫化的水鸟的出现赋予了文本崇高的意味，然而随着锣鼓声的敲响，水鸟便由“浪漫”过渡到“虚幻”，时代的狰狞面目逐渐显现，达到了“反讽”的作用。小说前面的大部分是“浪漫”，结尾则运用“反讽”手法，由此塑造了一个结构精美巧妙的回环文本。何立伟通过“浪漫反讽”的手法，以客观理性的笔调剖析和解构“文革”时代，反思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不合理性以及带给百姓的巨大伤害。何立伟对于反思时代的弊端介入了哲学思考，既是对事件本身和经历的重新描述，又转到了对人本身的思考，反思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具有历史纵深感，由此达到了对时代的“反思”。

三、凝练了独特审美的陌生化语言

《白色鸟》的语言通过变形、方言词等手段，破除习惯性的语言思维的制约，给予读者以崭新的感知，凝练了一种具有作者独特审美的“陌生化”语言，以“陌生化”的语言又回归诗性，构筑了极具魅力、极具新鲜感的诗情画意。陌生化必须以习见事物和惯性体验为前提，而《白色鸟》在习见事物和惯性体验中，对语言塑造下的意境进行了独特性的创新，给予读者全新的感觉。

作者对词汇进行变形使用，所运用的词极具独创



性，其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以“溢出词语固有的规范意义，突破语法的约束，带给读者新鲜的感受”。比如“统不知趑到哪个角弯里去了”中的“趑”一字简短跳脱，锤炼美感；“迤迤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翘翘的足印”中的“迤迤”舍弃平常的形容词用法，而将其用作极具动感的动词，独创了诗化“陌生”的审美意境；“远处一页白帆，正慢慢慢慢吻过来”中的“吻”一字、“唯河水与岸呢呢喃喃”中的“呢呢喃喃”一词都以拟人的手法，折射出景物的灵性生动，构筑了自然景观物的清新和谐。作者何立伟在《白色鸟》中“将五官的感觉融进语言内部，背离语言的常规形成了一种极富感性诱惑的感觉化的鲜活的语言，以显示由于情绪的种种微妙起伏变化所引起不同的感觉”，颠覆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法则，突破常用词和词性的限制，对语言中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性的实验，重构了词汇的组合及词性应用，运用了“陌生化”的语言，展现了语言的独特意趣。

语言的变形也是何立伟冷静笔法的运用形式之一，不同的是，他在克制陈述整个故事的同时，并未克制运用每一词语，而是对词语施加暴力，将词语进行变形。何立伟运用故事对时代进行冷峻的审视的同时，也运用陌生化的语言构造极具动感和视觉作用的乡村场景，传达乡村充沛的生命力，调动了读者的充分注意。“克制陈述故事”与“暴力使用词语”形成了文本张力，二者相辅相成，充分展现了本土文学与非本土文学的差异，流露出深刻复杂的情感。

除了语言的变形，在《白色鸟》中，尤其是在“一黑一白”两个少年的对话里，作者还适当地运用了极具湘楚地域特色的方言词。如“要得，要得！”“考么子”“你晓得啵”“讲吵，晓得就讲吵”等句，既将两个少年的语言对话叙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又增添了方言词所带来的乡土清新自然的气息，独具审美意趣。

何立伟的小说中的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变形和扭曲，通过对“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让熟悉的事物如第一次见到时那样保持新奇感。但是，在何立伟所建构的语言中，他所着力建构的新奇感并不仅仅局限于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它更多地是借此回归到诗性的语言当

中，展现朦胧象征的诗化意境。

然而，这样的回环文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思想性深刻程度不足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苦难表现得不够。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何立伟运用诗性的语言，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朦胧象征的诗化意境，更重要的是，语言中所塑造的自然和谐的画面是对残酷现实的讽刺，在诗化的笔法中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衬，来达到“反思文学”的目的，由此在历史的层面进行反思。

四、结语

作为“反思文学”的代表，《白色鸟》塑造的诗化的朦胧意境，以不动声色的笔法揭露了“文革”时代所带来的对人民的伤害，并由此站在历史性的角度反思悲剧性的时代。《白色鸟》以一种诗化的意境置身于人道的善良之中，在历史性的高度对时代进行了“反思”。然而，“反思文学”在一般看来是对“伤痕文学”的深化，因此，“反思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审视和观察的层面上，形成较为低层次的“反观文学”，而要积极地将拨乱反正推向更有深度的本质层面，既要揭露时代的不合理之处，也要进一步思考和反思发生的原因和如何避免再度发生，承担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反思”使命。

【参考文献】

- [1] 伍立杨. 文章烟月——何立伟小说的诗的气质[J]. 文学自由谈, 1992(01):107-108.
- [2] 何立伟. 白色鸟[J]. 名作欣赏, 1989(01):110-112.
- [3] 冯社艾. 回环与解构——论何立伟小说中的间离审美[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04):155-162.
- [4] 孙春旻. 精致的浪漫反讽如歌的叙事文本——重读何立伟《白色鸟》[J]. 名作欣赏, 2010(30):19-21.
- [5] 李伯杰. 弗·施莱格爾的“浪漫反讽”说初探[J]. 外国文学评论, 1993(01):18-26.
- [6] 杨向荣. 陌生化[J]. 外国文学, 2005(01):61-66.
- [7] 孙春旻. 精致的浪漫反讽，如歌的叙事文本——重读何立伟《白色鸟》[J]. 名作欣赏, 2010(30):19-21.
- [8] 张献青. 表现化，感觉化，陌生化——何立伟小说语言漫论[J]. 当代修辞学, 1992(06):32-34.